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地獄 煉獄 天堂

我要回香港，朋友回美國，打電話邀夜晚吃飯話別，她說不行了，要去看《神曲》，但丁的《神曲》音樂劇，意大利原班人馬演出，最後一場，我也要去！離開演還有3個鐘，肯定沒票了，上網一試，萬想不到，竟然買到了！來到演出場地北京新世紀劇院，劇場位置場地都好，但很少來這裏看節目，劇場門口人不多，時間還早吧！

《神曲》是改編自但丁同名詩篇的唯一一部意大利音樂劇，曾獲但丁協會金獎及兩次獲得佩爾塞福涅獎。《神曲》被譽為世界文學史的巔峰之作，是全球首部也是唯一一部改編自但丁名詩的作品。以詩篇為藍本創作音樂劇，基本沒有故事和情節，完成從文本到舞台的跨文化對話，大膽不同凡響。導編作曲舞美都是一流，導演安德莉亞·奧爾蒂斯通過原創音樂與現代舞台技術，實現文學經典創新演繹，是中意建交55周年文化交流重點項目。作為開啟歐洲文藝復興，奠定意大利語根基的文學藝術豐碑，此劇自2007年首演以來，已在意大利各大知名劇院巡演，吸引數百萬人觀看，這是首次來中國演出。

大幕拉開，每一個場景都讓人意想不到。3D沉浸式投影技術與機械裝置的融合，創造出70餘個動態場景。演員立於巨船高歌「追隨太陽」，尤利西斯突破赫拉克勒斯之柱，自殺者化為樹林，機械裝置扭曲的樹形配合投影，強化痛苦和掙扎，電結他與工業打擊樂渲染靈魂沉淪的掙扎，爵士鋼琴與木管樂勾勒懺悔者的救贖之路，女高音與管風琴和聲。10位意大利歌手和舞者組成陣容，搭配200餘套舞美服飾，將中世紀美學與神話意象推向極致。

即便身陷煉獄，我仍仰望天堂！與地獄、煉獄一樣，天堂也在宇宙之中，但它既不是地獄那樣的深淵，也不是煉獄那樣的山峰。相反，它是非地之地，是高於世間一切的所在，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存在。經歷地獄煉獄，貝亞特麗齊這個但丁所愛、溫柔的理想的女子，把「愛與詩」一同贈予，引領他前往救贖的終點，愛的永恒。通過地獄煉獄天堂三重境界的敘事框架，以藝術語言重構中世紀神學宇宙。演出十分完美，雖然沒有滿場，但觀眾報以熱烈掌聲，十分震撼。

我深深被吸引，意猶未盡，《神曲》巡迴在香港演出，我又去看了。場地和北京一樣，也放在不是熱門的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觀眾也和北京一樣，沒有滿座，尚有不少空位。這次演出是巡演版，比北京場的原版簡化了許多，香港觀眾依然被震撼，報以熱烈回響。

此山中

鄧達智

Gigi姐福祉

事緣黃淑儀（Gigi姐）親自下廚，宴請我們一班「柴娃娃」。正為忙於炒菜的主人家拍照，總覺有些什麼不似平時，再三仔細推敲，終於發現她的面孔明顯纖瘦，五官輪廓突出，體型尤其明顯比平時消瘦，小了起碼兩個碼。

這發現叫人好不興奮，追問秘密，她終於笑着回應：還有後頸肩背，「易請難送」的富貴包一併消失！

筆者不算肥胖，身高1米83，近年保持體重78至83公斤，體重指標可以接受。然而家族遺傳，如若節制留意，一般能保持平均身形，不過肥也不過瘦。稍遇放肆，多吃了、豪飲了，身體不同位置的脂肪立即跳出來，不單止面部浮腫身形邋邋遢遢，什麼氣質形象「一鋪清袋」無影無蹤。家中成員如何看待自己，會否約束？各家自由，除非年輕後輩提點幾句，不然三緘其口，各人自有造化，無謂用自己的標準去評定別人的心甘命抵。

童年發育向橫發展，被突然湧現的Baby Fat脂肪嚇足起碼兩三年。猶幸上中學前，身形向上飆升，在極短的時間直撲1米83，雖然對一名初中生來說，比高中的學兄還要高，着實尷尬，但心底一點不介意，及後到加拿大升學，跟外國同學並排分別不大，心安理得。

祖父中年之後發福，母親生養6名子女之後，也難禁中年之後長胖。家父外面應酬飲宴眾多，一向注重體態儀容的他也曾有過發胖的體型，後來對飲食及起居習慣加緊調理才避過一劫，沒有祖父晚年一再中風的慘痛。家中長輩因肥胖影響身形，年老引出不同程度的健康問題，我以此為鑒，從此以減肥（留意自己體形健康）為一生一世事業。

碰到Gigi姐當下的神奇轉變，無論如何必尋根究底問個清楚。身形之外，筆者在大概七八年前，因多年瘋狂沉迷跑山、踩單車運動，後來發覺膝蓋奇痛，尋醫問究。骨科專家二話不說先問：閣下平常做哪一類運動？答他：跑山、踩單車。醫生搖頭嘆息：不少年紀還未老大，沉迷跑山、踩單車的達人，十居七八都會患上膝蓋問題。

經過頗長時間治療，尤其做Gym，將大腿內側及外側肌肉鍛煉，由肌肉拉緊半月板，始慢慢好轉過來。最近天氣轉變，多年沒見的膝蓋痛又再浮面。

跟Gigi姐從祛濕減重聊到治療膝蓋痛，秘密原來是過去電視劇組導演的推介，導演其中一位助手，家學淵源，是四川深山成長的羌族人氏，從小跟隨祖父上山採藥，邊採邊學習藥用學問，稍長由藏族老醫師指點漸漸成才。

●黃淑儀得高人治療，體態輕盈精神爽利，更指點迷津讓筆者尋得妙方。 作者供圖

迅速跟Gigi姐約好，結伴到廣州尋醫治療。首次3小時，離開的時候，本來走路一拐一拐，立時感覺雙腿輕鬆，走路姿勢回復正常，痛楚消失起碼90%。兩天之內接受了兩次治療，回港，十天之後再回廣州，在自己不發覺的情況下，體重減少4.5公斤。趁着超級颱風「樺加沙」殺到之前，做了4小時療程，為回程安全提早返港，然而雙膝感覺更進一步。是次神效，全因Gigi姐福祉傳送，感恩不淺。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暴風專員

「暴風專員」這個名字或稱呼，要追溯到10多年前。因為自己主持電台節目，除了日常的音樂節目之外，每當工作期間遇上颱風，我也要充當「暴風專員」，意思指每隔15分鐘便需要跟聽眾報道最新的風暴消息。

其實從小我便開始很留意風暴消息，還記得小學的時候，因為自己特別留意風暴消息，所以在家裏找了一個像月餅盒大小的發泡膠，然後貼上一個地圖。這個地圖我相信如果有一些年紀的人都會知道，家裏還有電話簿的時候，你可以從裏面找到一頁是印上大概距離香港800公里範圍的地圖，而且上面有印上一些經緯度。就是這樣，每當颱風到港，我會緊貼着收音機，聽着前輩們報道風暴消息，然後記着這些東經多少度、北緯多少度的數字，再從地圖上找出這個方位，這樣就知道現在的颱風距離香港的位置。當我記錄這些颱風路線之後，我就會跟家人分析。父親曾經對我說過：「不如你大個之後就循着這個方向發展，選擇關於這個科目去學習吧！」當然我沒有這樣做，不然今天並不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

到了今天，我對留意風暴消息的興趣沒有退減，作為一位電台節目主持人，傳播界的一分子，透過天文台提供的資料，我會秉承向聽眾報道最新風暴消息的責任。除此之外，身邊一些熟悉我的朋友，他們都會知道我有這個興趣，所以每當他們即將到外地旅遊，若颱風可能會影響行程，他們也會問問我，究竟這個旅程乘搭飛機會順利嗎？雖然我不是專家，只是喜歡留意風暴消息及動向，但亦會憑我少少經驗跟他們分享，給一些意見。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細心研究天氣的變化，還會幻想如果我在香港天文台工作的話，會學到些什麼？畢竟是自己的興趣，相信會得心應手。就算我不是天文台工作者，但可以從工作中得到滿足感。最後，當然要為香港天文台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鼓掌，每天都提供給我們一些天氣變化的資料作參考及提醒。

百家廊

鍾倩

山上的栗子樹

秋風一吹，山上就能輕嗅出果實成熟的氣息，蘋果、核桃、石榴、板栗、酸棗等，壓得樹的枝椏亂晃一氣，沉甸甸的，看着就讓人心生歡喜。約三五好友，去山上果園裏採摘，換上雙運動鞋，頭戴寬沿草帽，體驗一把當農人的樂趣。

在城東山坳裏的公路邊上，種有大片板栗樹，有百餘棵，屬於小油栗品種，也零散分布着核桃與花椒樹。這戶人家是一對母女倆，老太年過七旬，女兒剛滿40歲，她們是從附近村莊搬過來的，已經有十多個年頭。七八歲時，女兒患上一種免疫系統疾病，病情發展很快，導致雙腿癱瘓，長年需要靠吃藥維持。後來，老太決定自己照顧女兒，兒子一家周末也過來幫忙。莊戶人家，靠天吃飯，她餵了幾隻羊，每天爬山割草、放羊，眼看牠們一天天肥了起來，沒想到那年臨近年關該出手時被人偷了，她好些天吃不下飯，心疼小羊。

從那以後，她改為種板栗樹。鬆土、栽苗、移植、施肥、剪枝，侍弄樹苗就像養孩子一樣，跟着節令走，反正閒不住，走着走着就是一年將盡，四季輪迴。頭髮添了新雪，後背佝僂如山峰，站在板栗樹下，她顯得那麼單薄，像影子般若即若離，似乎一陣大風就能被吹走。山上沒有水源，她用地盤車從山下運水回來澆樹，後來有個好心人自掏腰包給她打了一眼機井，徹底解決了吃水難的問題。

老太把那些板栗樹當成命根子，時間久了，板栗樹也生出感情來，樹梢間湧動出說不清的溫存氣息。她盼着秋天、盼着豐收，賣了板栗給女兒治病。中秋節前後打栗子，她從村裏僱幾個老鄉來幫忙，他們穿着舊迷彩服，持竹竿打栗子，很高的地方，還要爬到樹梢。老太跟在後面彎腰「撿漏」，落在草叢裏的栗子球，不要就浪費了，「當天得撿乾淨，否則被松鼠嗑光了。」她說道。有時候，傍晚幹活的人走了，她打着手電筒繼續撿栗子，挨着樹下一遍遍翻找，好比地氈式搜索，每次都能撿回小半布袋呢。

大地從不辜負農人，但農人必須付出艱辛勞動。剛打下來的板栗帶着硬殼，外觀像小刺蝟，扎手，裏面裹着4粒或3粒栗果，有的圓形、有的橢圓形，像是開盲盒般的驚喜。印象中，那種半圓弧狀的栗子最甜，帶有白色的絨毛，也好剝殼。手工剝殼的確是個不小的工程。她換上軍用膠鞋，戴上膠皮手套，腳踩一下，手剝一下，邊剝邊分揀，篩出那些有蟲眼、乾癟的栗果。

她們趕上了最好的時代，一根網線連通大山外面的世界。女兒在家中直播帶貨，也賣自家種的農產品，有一些收入補貼生活。板栗載着她們的勵志人生，慢慢地傳開，有人下單支持，有人要栗子仁，有人預訂板栗樹苗，更多的是一些回頭客……老太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來，露出笑容，手上的活兒也快了起來，好像瞬間有了節奏感。「感謝網友們支持，我們家的栗子又麵又甜！」她湊到鏡頭前，說道。高興時她給大家唱一首最拿手的《人生路》，老鐵們直說這首歌的歌詞是為她而寫的，唱出了大山深處的百姓故事。

板栗走出大山，全靠快遞運輸。山上交通不便，快遞員過不來，得自己到鎮上站點送貨。板栗稱重、裝袋、打包、貼物流面單，老太幹得很賣力，根本顧不上吃飯，能多賣出一單，就多一份希望。一顆顆板栗櫛風沐雨，吸納自然精華，沾着她的手澤。那是一雙笨拙的長滿故事的手，早已磨得沒了指紋，老繭縱橫，指頭肚皴裂，纏着一層層黑膠布，還伴有一疼起來就睡不着覺的腱鞘炎。

那雙手沉默不語，卻見過世面——栽苗、剪枝、澆水、剝殼、打包，從山間到城市、從枝頭到餐桌，變成烤栗子、栗子糕、栗子雞，以及名目繁多的小零食、小佐餐、小甜點，為城裏人的生活增添美味。她送一袋袋板栗走出大山，就像送走自己收養的孩子，帶有體溫的板栗，成為她的精神寄託。

沒有吃過板栗的秋天是不完整的。板栗甜糯，果仁滋補，入藥、蒸煮、製糕、做菜皆可。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兩次寫道板栗：一次是第19回襲人要吃「風乾栗子」，一次是第37回重陽節的點心「桂花糖蒸新栗粉糕」，裝在「纏絲白瑪瑙碟子」裏，僅憑想像一下就會覺得既美味又風雅。曹雪芹不惜筆墨寫新栗粉糕，重在寫「送糕人」的無分別心——賈寶玉把園子裏新結的果子，與姑娘們分享，且用精緻小盤點綴，物之美好氤氳愛之深情，哪怕轉瞬即逝也是永恒。

山上的老太，姓劉，遂起名「劉姥姥」，與大觀園裏的劉姥姥一樣的風趣幽默。又是一年秋季瓜果飄香，不知山上的板栗樹收成如何？種栗子樹也是播種夢想，劉姥姥販賣的不僅是又麵又甜的板栗，還有內心深處的信念和希望。我想道。

終生遊學

項明生

巴鐵初印象

我曾經為追溯佛祖的足跡，前往印度及尼泊爾多次，著成佛教文化遊記《足足五萬年：西遊記》。但一直還沒有去過隔壁的巴基斯坦，因為巴基斯坦的旅遊業遠不及印度發達，每年只有約十萬名外國遊客，而印度一年有近千萬外國遊客。

想去這個被遊客忽視的南亞國家也不容易。香港雖說有二萬多巴基斯坦裔人口，屬於第五大的少數族裔，但原來香港沒有任何直航班機到巴基斯坦。不同鄰國印度，香港有多間航空公司直航印度多個航點，連孟加拉的達卡也有國泰直飛。十年前PIA巴基斯坦國航已經停飛了香港至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航班。

於是現在要去伊斯蘭堡，要先飛曼谷，停留2小時後，再飛10個小時才到達伊斯蘭堡，巴基斯坦導遊接到我之後，就直接回酒店休息。

對巴基斯坦的第一眼印象實在太好了，除了熱浪逼人，氣溫40度，體感溫度超過45度，站在戶外動也不動亦立馬汗流浹背。但機場十分整潔寬敞，路況很好，我的車也冷氣十足，令我可以舒適地在車內剪片，以及寫作。原來這條由中國援建的高速公路是巴基斯坦首條具有智能交通功能的雙向6車道高速公路，屬於2019年才完工的中巴經濟走廊一部分，全長達3,000公里，從中國新疆經該走廊到巴基斯坦的戰略要地瓜達爾港，也是「一帶一路」的樞紐旗艦項目。

我的巴基斯坦導遊英文很好，同我可以很順利地溝通，巴基斯坦人的英語能力普遍超過鄰國阿富汗。而且這個是我的私人包團，我可以隨意改動行程，可以在我喜歡的地方逗留久些，覺得不適合拍攝的地方減少行程，比旅行團輕鬆了一百倍。我來這裏只有一個目的，追尋已經消失的佛像文化源頭——犍陀羅。在這個被稱為「巴鐵」的友好國家，我發現中國學者援助多年的「犍陀羅守護人」計劃已經開花結果，曾被破壞的佛教歷史文化得以在這個穆斯林國家，奇跡一般地被保育下來。

●筆者穿上巴基斯坦民族服裝同巴鐵兄弟吃飯。 作者供圖

細說星光

叢仁

半價睇好戲

香港電影業長期在水深火熱的狀態中，根據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的數據，2025年上半年（1月至6月）的香港電影市道票房總收入為5.63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約16.26%。

上星期（9月17日）施政報告，提及文創產業發展處（文創處）過去3年透過「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電影佔香港電影票房接近三成。翻查過去3年香港電影每年的票房數字大概如下：2022年約為12.39億港元，2023年約為12.61億港元，2024年則約為13.5億港元。單從數字分析，每年由相關基金資助的電影，創造出來的未扣除成本的市場收益大概為4億港元，有說由2008年至2024年4月，資助電影107部、資助金額約5億港元，平均每套獲400萬港元左右的資助，但這只是推算，確切金額沒顯示在公開資料中，不過從2022到2024年，港產片包括合拍片由2022年的21.14%到去年的44.6%，是一個顯著的升幅。但這有多少惠及本地製作團隊，那就很難清楚說明。

另外，施政報告也提到文創處會加強對國際和內地的宣傳、交流和業務配對方面的協助。香港電影基金已透過多項計劃資助與內地相關的電影製作，包括「開拓內地電影市場資助計劃」，該計劃專門支持香港電影公司投資和推動香港導演製作能進入內地市場的電影；以及「弘揚中華文化電影製作資助計劃」，旨在鼓勵香港導演以中華文化為題材製作電影，並將其內地發行機會納入考量。這些計劃透過提供政府融資，幫助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並擴大其影響力。目前已有由高志森執導的《嶺南功夫少年》為該計劃打響頭炮。據悉，該片由洪金寶領銜，演員還包括朱咪咪、米雪等，加上佛山武術的年輕演員參演，檔期已敲定，會在明年的農曆賀歲檔上映。聽聞全國不足10間電影院的蒙古國，也買下這套片的播出版權，實屬罕有。說明港產電影在海外仍有廣泛吸引力和叫價能力。

提起電影，由香港戲院商會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轄下文創產業發展處及電影發展基金資助的「10.1半價睇好戲」又再來，全港52間戲院於10月1日國慶日的所有場次，不論任何電影、任何票種、任何放映格式，哪怕VIP House，戲票一律半價！

戲票會由9月26日中午12點起，在各大院線實體票房、網頁、手機應用程式公開發售。票房購票每人每次限購4張，網上購票則以各院線之公布為準。10月1日有相當豐富的片單讓戲迷挑選，值得支持。

演藝蝶影

小蝶

懷念昔日港劇的味道

雖然電視劇《麻雀樂團》早已播映完畢，我覺得它仍有被談及的價值，因為它重現昔日香港劇集的味道。

不知香港電視台是否受到外國劇集的影響，近年很多港劇的內容愈來愈離地或架空。例如法證劇是收視保證，便多次拍攝。可是，它們再也不是昔日受歡迎的法證系列的拍攝手法，而是賣弄驗屍情況或血淋淋的鏡頭。

有些以打為賣點的劇因為曾經令觀眾耳目一新，於是以後同系列的劇集如出一轍，不同的只是換了現實生活中未必存在的紀律部隊，但仍是不合邏輯地打。還有很多所謂燒腦劇，故弄玄虛，最愛玩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任由編劇賣弄，看得令人頭痛生厭。當然還有爭產劇、法庭劇等，濫得看後令人立即遺忘。

當我們被這些類型的劇集衝擊多時後，忽然來一齣《麻雀樂團》，那種感覺就像是：本來全身盡是污泥的你，忽然跳進山澗的清泉中洗浴，那股清新煥然的感覺叫你舒暢無比。坦白說，《麻雀樂團》並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它甚至就是如以前無數港劇一樣，都是以一間店舖或機構作主要故事背景。開始時，店舖的本來和諧局面被內部的矛盾和外來的大勢力打破了。於是，眾正面角色合力面對挑戰，保護店舖和家人。大家經過一番折騰和奮力對抗後，在劇終前重拾昔日的和諧。

比較特別的，是《麻雀樂團》用上了兩個店舖和機構：麻雀館和樂團。這兩個不但是風馬牛不相及，更是南轅北轍的個體，分別代表着高雅、品味、精英藝術與世俗、草根、民間娛樂。是次把它們放在一起，卻從碰撞中產生了新鮮的趣味。

還有，我忘了多久沒有看過無綫的電視劇有那麼多真實街景的場面了。《麻雀樂團》有很多在灣仔街頭拍攝的場景，帶給觀眾久違了的親切感。畫面盡是獨有的香港風貌、地道的城市生活和熟悉的街坊情懷，看得令人太舒服了。電視台並沒投放很多資源在《麻雀樂團》之上，它的故事亦不是特別創新或叫人猜想不到，其吸引之處在於它散發着那股香港獨有的港劇味道。說真，它甚至是在重複昔日港劇的公式，但是當中的元素正是香港人想看的，也是其他地方不能複製的。小品劇又如何？我們「餓」香港味道的小品劇已經很久了。

《麻雀樂團》有些演員的表現不錯：何啟南一洗戾氣，演憨直男很討喜。我沒看過胡敏芝演戲，看得出她用心研究塑造角色。可惜男主角譚俊彥不是演喜劇的人才，演喜劇並不需要刻意搞笑的。其實他的角色有一個近水樓台的參考對象——他的父親，遺憾他捉鹿沒脫角。至於謝東閔演的國際指揮家，算吧！我想不起與他以前任何角色有何分別，更遑論演世界級音樂家。